

## 故事

· 張蠟青

入夜之後，我的工作將逐漸忙碌起來。

我工作的地點位於大馬路邊的小店面內，招牌的霓虹光線有些舊化，被一旁濾水器店面的LED強光招牌給壓過而無法讓人第一眼就注意到。但這無所謂，因為大部分來店的都是老顧客。我們店面窄小但深長，長型DVD架沿著牆面一直到底。店小只有我一人顧店，站在櫃檯前，對每次打開的電動門溫柔地說起：「歡迎光臨『好時光』。」

在來上班之前，我便觀察到租片的人以男性居多，所以我在和中年老闆賢哥面試工作時，就穿上我唯一一件碎花小洋裝，把頭髮梳成長馬尾，畫上腮紅、唇蜜與濃郁的眼妝。那時賢哥只看了我幾眼，再看了我的簡歷，就問我什麼時候可以來上班。於是每次上班前，我總是先把頭髮梳理整齊，刷好假睫毛，略微補妝，特別是腮紅與眼妝，男生總對眼妝無法抵抗。而我說話時也和平常不同，盡量將音調升高，在話語之中略帶著甜美與嬌嗔，聽來溫馴像隻可以撫摸的暹羅貓。「這支片可以租三天喔。」我微笑站在櫃檯一一掃描那些DVD殼上的條碼，再微笑著將DVD遞上客人手中。其實，我在心中藏著幾個秘密沒有和老闆吐實。雖然我在DVD出租店當店員，但其實我不喜歡看電影。我會來這裡，只因為這是相對輕鬆的工作，不像便利商店，一整天都因客人眾多而忙碌不已。

我不喜歡看電影有幾個原因，但我想，最大的原因是我無法忍受炫光不停、剪輯快速的電影畫

面，然而每個約會的男生都想約我去看這種影片，讓我看完頭暈卻要忍耐裝作沒事。更糟糕的一次，是我暗戀的男孩約我去看電影，電影才看到一半竟遞來一張紙條。我打開紙條用電影畫面中跳動的炫光才看清，紙條上寫道：「我已經有交往的女友了，妳願意當我第二個女朋友嗎？」

當時我非常生氣，或許他猜想我不會在大庭廣眾之下反應，但我當下就站起來，給了他一巴掌當作電影音效，再往出口走去。

我不愛看電影，但是總需要介紹電影給顧客，所以我總是盡量地聽。我常常看著店內的人，隨意叫一位要挑片的男生，拋出問句：「哈囉，這部怎樣，好看嗎？」

男孩們不分類型，總會湊過來，開始各自解讀著故事。

「這部很好看喔，妳知道嗎，這男主角竟然跑到自己的腦袋裡面，去救記憶中的女朋友，超玄的，根本就科幻片嘛——結果太悶了，我看到都睡著了。哈哈，說不定我睡著時，已經去拯救了我的夢境，只是醒來以後忘記了，哈哈。」

眼前這位戴黑框眼鏡的男孩對我毫不掩飾，以自己的觀點解釋故事。

由於找男人說電影這件事情，我總是屢試不爽，所以我猜想，這世界上所有的男性不需學習，就有著與女性解釋故事的本能。這樣也好，我不用花時間看過這麼多影片，況且，通常看電影的人不希望知道太多劇情。

「這個故事很好看，一個人跑到了自己的腦袋裡面，去救記憶中的女朋友，超科幻的。」我如此告訴下一個詢問的人，通常都有效，他們得到了提示，但是沒有得到內容。我總是提醒自己不能多說，要記得，內容需要隱藏，那是人生之中少數的娛樂，我把這稱作「不可預期的樂趣」。

每天晚班結束後，我關上燈，拉下鐵門，騎著腳踏車在深夜的城市穿梭。回到我租的小套房內，洗完澡就看著深夜的老三台重播的老電視節目，有時有《龍兄虎弟》和《繞著地球跑》，看著十多年前的張菲與胡瓜流利地製造笑點。

我其實想從這些老節目之中看到往昔的父親，但我總是看不到，他是個樂隊手，專職小喇叭。

我看節目的這天，張菲正訪問還青春著的葉蘊儀。葉蘊儀握緊麥克風，一臉純真地說著自己喜歡喵喵，還喜歡G（豬），因為G在她心目中是粉紅色的。隨後，張菲又眯著眼問她，喜不喜歡年長的人。葉蘊儀說，雖然四十歲的男人可以當她爸爸，可是她能接受與這樣的人談戀愛。

夜深了，我看著節目打了個呵欠，隨後螢幕冒出極大的紅色黑體字寫個歌名，伴隨而來的是單歌時間，幾盞燈配上景片，再噴些乾冰，讓歌手在畫面中獨唱，是卡拉帶沒有樂隊，曲畢，我便熄燈去睡。

沒有故事的時間如此單調，情緒無法起伏，所以我們期待故事發生，一旦故事發生，故事會流竄，繁衍，甚至回到自己身上。有一次我放假沒上班，中午時素顏坐在便利商店內的座位上吃著微波便當，聽著我身邊幾個大學年紀的男孩湊在一起討論。

「欸，你知道那個好時光DVD店夜班的女店員嗎，綁馬尾又化妝的那個，靠，她超正的！」

「對啊對啊，她眼睛好漂亮，我爲了看她去租過好幾次的說！」

聽到這裡，對我這種注重外表的女生來說當然非常高興，但隨後的討論反讓我差點噴出口中的咖啡。

「聽說她很好上，好幾個朋友已經上過她，我也來追看看。」

「髒死了，公車你也要。」

「不會啦，戴套就不會髒啦，破處比較重要啦！啊哈哈。」

「都幾歲了還處男，丟臉死了啦！」

我在一旁聽著，愈聽愈覺得這群男生噁心無比，怎麼會有人這樣無稽地猜想他人？可是當他們離去時，我看著他們的背影離開便利商店，一瞬間我突然會到，他們與我是不同世界的人，對他們來說因爲我遙不可及，所以我的存在只會是一個故事而不是實體，和我們平常討論著電影中的故事，報紙之中的故事，鄰里之間流傳的故事，那些喜歡的女孩男孩之間的故事，全都是一樣的。

我也突然想到，如果這個世界毀滅，世界只剩一個人，除了自己之外，再也沒有故事被創造出



來，那會是多麼無聊的一個世界？我們在現實中活著，但是期盼被故事給娛樂，被操弄，被取悅，人類出生之後無須教育就會對故事有反應，我突然了解，這是人類的天性啊。

深夜回到家，打開電視，這年頭的頻道比以前多出一百台，可是卻變得非常無聊，我繼續看著深夜的《龍兄虎弟》重播，看著張菲正在動頭皮，電視畫面之中，他叫出了弟弟費玉清，費玉清對著螢幕表演了一個藏入色情笑話的故事，配著罐頭笑聲，我一邊擦乾頭髮一邊聽著，也轉過頭來看著螢幕而呵呵笑起。

明明盜版猖獗，DVD店都快經營不下去，那天，老闆賢哥的兒子阿光想看的片被租走，他竟然說沒關係，他回家「抓盜版」，他家網路流量很大，只要十分鐘就可以抓完，還說想要和我一起看電影。

「欸，你家開DVD店，你下載電影來看，你不怕你爸生氣？」我看著阿光輕佻的表情，只好扯出他爸爸，希望他有點良心。

「他又不知道啦，唉呦，《全面啓動》都被租走了啦——沒關係啦，我下載一下子就完成了，很快喔，超方便的。」阿光的手不安分一直摸上我的手背，說的話也令我噁心，我把他的手推開，趕緊擦乾淨別的DVD殼。他悻悻然地看著我，隨便抓了兩片卡通讓我掃描後就快步離開了。

我知道現在盜版嚴重，租片的人愈來愈少，每個願意上門來租片的人就是給我工作的人，所以我都盡量地取悅他們，儘管有時，有些人只想偷摸我的手吃豆腐，他們租了一些三級片，比方《修不好的床頭櫃》、《麵包師傅學水電》這種片子塞到我面前，再對我吃吃笑著。有些人則是塞一些自己是律師或是經理的名片，說小姐有空一起吃個飯，然而我都把那些名片塞入店內抽屜，一點都不想。

我認識的男人不多，有些手腳都不太乾淨，除了一位騎野狼的男子。

在DVD店工作數週後，我便從來客的身分層級與來店時間判斷出，大部分顧客都是下班後騎

著摩托車到來，這總讓我猜想，開車的人們比較有錢，總會找更高花費的娛樂，會去可以停車的影城看院線片。出租 DVD 說白了，就是給像我們這種中下人士的省錢消遣。我總想像著，那些摩托車騎士從上班公司離開後，鑽入街道車潮，沿路騎到 DVD 店門口的模樣。

南部的黃昏把街上每個騎士的身影都拉得好長好長，他們在城市之中穿梭來去，打扮與穿著相似，分不清楚誰是誰。有的人從工業區離開，通勤路途正要開展；有人騎車坐船穿過渡口，在兩岸之間接駁。他們歷經許多紅綠燈等待又起步之後，穿過熙熙攘攘的街口，終於來到我店門口，解下安全帽進入店內，或蹲或站在櫃位之前挑選。

騎野狼的男子只是那些萬千的騎士之一，但他不像那些毛手毛腳的男人只對我外貌有興趣，目前看來，他只對我的「故事」有興趣。

那天，夜已深沉，我打了好幾個呵欠後準備關門。當鐵門半拉的時刻，門外一個男生騎著野狼匆忙來還片，我看了一眼，他年紀看來大概我十來歲，留著短髮一臉鬍渣，雙眼眼袋很深，穿著工業區鋼鐵廠的制服。

「小姐，我要還片。」

我收下他手中的 DVD，看他倉皇騎走，在深夜街頭成爲穿越街燈後的一紙剪影。

這人來了好多次，他總是在同樣的深夜時刻還片，我收下 DVD 掃描了條碼，按照資料，租片的人是個女生？或許不在我工作的時段借片，所以我沒有印象。不過男人大可將 DVD 丟到還片孔，但他卻沒這麼做，總是那麼剛剛好的親手拿給了我。

那次他又來了，還完片，我正要拉下鐵門時，他的摩托車竟然拋錨在店外，努力踩發卻仍發不動，額頭上汗水像是我手上可樂罐身的冷凝水一樣多。

「嗨——」我好奇起來，走過去開口問起。「我沒看過你來租 DVD 呢。」

「嗯——都我妹妹租的。」他想了想回答，繼續踩發，額頭上滴落汗水。

「你在鋼鐵廠工作嗎？做什麼？」

或許是女生比較讓人沒有戒心吧，他一邊踩發，一邊低著頭對我說，他在鋼鐵廠最炎熱的煉鐵部門工作。

煉爐，一個我無法想像的炎熱世界。他說，整天看著溫度極高的火焰，人生的想法也不太相同，他有時會想像自己掉到煉爐裡面去。

「小姐，妳看那熔化的鋼鐵溫度有幾千度，妳知道如果人進去會怎樣嗎？可能連痛都喊不出來，人就被這溫度給熔化了。」

我聽到「把人熔化」這幾個字，眼睛瞪大起來。

「有時想想，這溫度超過人體感覺，應該就像是被太陽給瞬間蒸發，連痛都不會有了，如果有一天不幸發生，可能比那種癌症臥床很久，要死了又救回來死不掉的狀態好很多很多。」

這畫面對我這普通人來說實在太奇特，我想像不了鋼鐵廠的煉爐有幾度，只能想像眼前這男子的姿態，他跌落煉爐被熱度吞噬，逐漸從腳底到頭頂熔化消失。如果這樣的話，他最後的視線會看到什麼呢？一片炎熱如岩漿的火紅世界，還是什麼都看不到？最後整個人成爲元素融入了金屬裡，一個曾經存在過的意識就在熱度面前瞬間消失，對我來說，這比恐怖片還要恐怖。

「妳還不去喔？」男子問我，他不知道其實我被恐懼勾起了興趣，聳聳肩說。「怕你還發不動啊，要幫幫顧客啊。」

「喔，真好心——欸，妳怎麼會來做DVD店？」

果然，聽完了一個令人情緒起伏的故事之後，我們都必須要用故事來交換另外一則故事。其實，在我做DVD店員的時間之中，我也一直在期待有人會願意聽我說我自己的故事，一則自己一直無法解釋的故事。

我的父親死於一起密室謀殺案。

那日夜裡，母親早已入睡，警察倉皇地上門通知父親死亡的消息。我們趕赴一間車站附近的老旅社，進入八樓的房內，發現父親所在的房間雖然老舊但保持乾淨，床頭上擺著保護法國號的硬殼



箱，對外的窗戶只開了一小縫透氣。

我與母親驚訝地看著父親全身衣著完好，臉龐看來沒有死亡的痛苦，懷中抱著一個嶄新晶亮的法國號。

警方開始採證，採不到門把上的其他指紋，門外門內也都沒有其他腳印，監視錄影也沒拍到，什麼證據都沒有，室內只有父親的屍體。警方曾懷疑父親是去找小姐，但若是這樣，為何沒有任何證據？而他為何把法國號抱在懷中？況且父親的職業是小喇叭樂手，他身邊應該有的是小喇叭，怎麼會是法國號？他專用的小喇叭還在家中並沒有拿出來啊。

況且，如果有人殺他，他為什麼不至少用法國號吹出宏亮的聲響，讓全旅社的人都注意到他，進而救他一命呢？

母親嚎啕大哭和警察說，還記得那天晚上，父親說自己要去參加一個地方有力產業人士「打馬膠張」辦給「拆船明仔」的七十壽宴，並且要在聚會上演奏小喇叭，那為什麼最後會出現在旅館這裡？為什麼？

沒有資訊，也查無異常的通聯訊息，一切如謎，母親一直責怪著那些找父親出去的人，直到警方驗屍報告出來，父親單純是心臟病猝發而死亡，有了這證據之後，母親突然失去可以責怪的人，每天都消沉難受。她堅信父親一定死於他殺，此後，母親便陷入精神錯亂，開始隨意編造父親的死亡經過。

在母親的意識之中，父親捲入角頭之間的紛爭，「拆船明仔」與「打馬膠張」兩方的角頭老大請父親這樂手做見證人，然而父親被其中一位角頭老大給妒恨，被小弟用插入毒針的雨傘尖刺入大腿，三小時之後引起心臟病發作，由於傷口過小，而且藥劑劑量很低，所以警察根本不知道父親是被毒死的！

我聽著母親邊洗碗邊說的這段故事，也不知道該回答什麼，對於父親竟然捲入角頭紛爭這種想法嗤之以鼻，那些產業角頭都和他稱兄道弟，況且父親只是個樂手，不偷不搶也不爭，到底能和誰

有致死的糾紛呢？

原本以為故事到此停止，但是過了兩個月之後，母親在每日細心推敲之下，父親的死亡情節便更加進化，之前那根毒針只是表面的線索。其實，父親早已被其他國家的情報組織追蹤。那天，父親收到臺灣情報局的指令要到旅館去把晶片交給接頭的人，但這時有個〇〇七一樣的外國人，明明蒙著臉卻看得出來是麥可·傑克森。他吊著鋼絲從老旅社的窗戶降下，在窗戶的小縫隙之中，對著父親吹箭，射出會誘發心臟病的毒針，父親就被毒針給弄得病發身亡，於是那〇〇七就進入房間內，把黏在法國號內的晶片給偷走，晶片有著臺灣所有產業園區的專利，韓國人和美國人正到處尋找，而父親只是個運晶片的人，不知所以就被國家無辜的犧牲了。

我一邊躺在沙發上看著一演半年長的誇張八點檔，一邊聽母親所說這個更誇張的故事。原來父親捲入跨國專利的國際特務紛爭，但是這父親的角色聽起來，宛如電影之中一出場就要被打敗的龍套，我聽了依舊嗤之以鼻。

在我以為父親死亡故事到此為止時，又過了一個月後，母親的思緒讓這則故事又更進一步。她已經失眠幾個月準備去看精神科，那天我帶著母親走過社區大樓中廊，她突然抬頭看著天空，比著天空說頭上有著依循地球軌道飛行的衛星，那是父親死亡的第三個故事。

父親的死不只是母親之前所說的那麼簡單，我的父親其實從小就是個情報員，樂團團長是個隱藏在地下的反政府組織首領。當年父親從小就被國家的情報局吸收，為了混入這個地方，先和團長拜師學了小喇叭，成為入室弟子，多年後父親終於偷到團長從國外情報人員手中拿到的法國號。

其實沒人知道，那產業的專利晶片不只是藏入訊息的專利晶片，而是藏著世界各個國家的秘密，比如美國總統其實有幾位是外星人假扮而成、白宮的地底下藏著以外星科技製造的機器人。這些秘密太珍貴了，父親偷到這些機密要交給臺灣的情報人員，而那支法國號非常特別，必須按下Do | Si | Do | La | Re 這幾個音符，法國號的擴音殼外端會跳出一個晶片隨後又關起。這密碼只有父親從團長那裡偷聽而知道，法國號的晶片打開之後，蘇聯的外太空的衛星一偵測到，便與窗戶達到



一個恰好的射入角度，發射一個會誘發心臟病的電波，所以父親其實不是被毒針殺死的，而是毒針射入之前，打開晶片之後，就被電波給打死了。

「這樣也好，妳爸爸瞬間死掉，沒有受到毒發的痛苦。」母親說故事的那天，我一邊緊張地看著公車站牌，一邊看著母親感嘆地流淚。

母親說，隨後一位 KGB 情報員就從窗戶縫隙之中用高科技延伸手臂，把晶片給拿走，而我們國家不能讓父親的死亡曝光，只好交代警察，當作什麼事情都沒發生。

母親因為太過悲傷，後來有天終於跳樓而過世，其他人都以為她是因為父親突然過世的打擊而難過跳樓，只有我知道她其實是在逃避蘇聯 KGB 所發射的衛星射線，而不小心墜樓身亡。

知道母親死訊那天我哭了好久好久，我哭得忘記時間，可是不忘在哭之間思索未來。我沒有父母，家裡也沒有財產，租來的房子租約就要到期。我計算所有的資源之後，隔幾天我就辦了休學，打算先工作賺足夠的學費才能復學，好不容易終於找到這間 DVD 店，沒有這間店我就不能生活了，所以才會這麼討厭網路盜版。

「這就是我的父親母親以及我的故事了。」我靠在牆邊緩緩說出自身故事，一說完男子便踩發摩托車成功，引起引擎隆隆聲響伴隨車燈亮起，在地上照出一個圓形光圈。

男人騎上摩托車，催油離去之前轉頭對我說。

「欸，妳媽媽好可憐，一定是電影看太多了。」

我想，他說的一點也沒錯。

他騎著車走了，而我在回家的路程中，回想著遙遠的旅社房內，曾經的時空裡，父親可能喝醉而暈眩，因為不太舒服，所以就先到車站附近的旅社內小憩一下，躺在床上拿出一支新買的法國號要擦亮時，便心臟病發意外猝死。

我覺得原因就是這麼簡單，但是愈是簡單的故事，卻愈讓人窮追不捨。

我在大街上踩著腳踏車回家，其實沒有要哭的意思，但含在眼眶中的淚卻被風給吹出了眼眶。

我把來自鋼鐵廠的男人稱爲鋼鐵男子。自從上次我把故事說給鋼鐵男子聽後，似乎也開啓他說故事的興頭，鋼鐵男子總是在店要關門前到來還片，並且與我說個幾句話。

「今天你要和我說什麼故事？」這天，我一邊掃地一邊問起男子，他滿臉鬍碴，接過我手中的掃把，一邊流利地掃地，一邊說起自己的故事。

男人和我說起自己的家庭，男人的媽媽是個包租婆，在港都各個學區附近找尋因爲各種原因而便宜賣出的屋子，接手之後改裝成學生分租套房，或是翻新之後高價賣出。當然，能夠便宜買到的房子，多少都有些問題，其中最多的就是凶宅。

凶宅的名稱上只有一種，但原因卻有非常多種，跳樓摔死的最多，也有一家人一氧化碳中毒死亡，離奇點還有在路沖被卡車酒駕撞入家中而死，更離奇的是一家人吃了不知哪買來的肉毒桿菌豆乾後，全部急救不及而死亡的。凶宅的原因千奇百怪，不過男子的媽媽不相信什麼鬼神之說，每每用極低的價錢買下那些凶宅之後開始改裝翻新拉皮，把屋子變得美輪美奐，出租給外來的學生，當然外地來的學生不可能如本地人知道那一戶是凶宅，既然不知道，也就沒有那些顧忌。

「所以那些學生從來也都沒遇到鬼，學業成績也不錯，所以『鬼』是個暗示，你知道有鬼之後就有鬼，不知道時，根本也遇不到。」鋼鐵男子的母親對他如此說著，並且又說：「因爲仔細想想，我們老家有平埔族血緣，這附近在鄭成功時代、清朝與日本時代都有發生過屠殺，如果是這樣，這邊一定三天兩頭鬧鬼，可是就沒有鬼啊。」

鋼鐵男子的母親不相信鬼，直到最後一次，她買了一戶不是凶宅卻便宜賣的房子，原因是因爲有個男子買不起房子來結婚，因而被女友家長逼退，他內心太過於沮喪難過，便從女友家對面的大樓跳樓，還打電話要女友出來站在陽台上，他想說跳到三樓時可以看女友最後一面，由於他跳的地方是十一樓，在七樓時撞到金屬窗戶的銳利支架因而頭身分離，最後身體墜落在一樓地面，但是頭顱打到三樓的陽台塑膠布雨棚，反彈十幾公尺遠，恰好彈進入對面女友家陽台，到了室內客廳滾了滾才停下，她那正在看電視的爸媽看到男子的頭顱滾到腳邊，一雙眼睛瞪大，三人嚇得好幾日都不



敢回家。

法律上，男子明確死亡的位置是隔壁棟七樓的外牆銳利支架，所以女友家根本就無法被認定是凶宅，但是家人受不了內心恐懼所以趕緊搬家，便直賣出房子給鋼鐵男子的媽媽。

誰知道不久後，鋼鐵男子的媽媽突然有一天雙眼抖動，隨後趴在地上，撐起身子學蜘蛛走路，開始陷入了精神錯亂，整天大叫。

「我不要再炒房了，是我不好，我不好——！」

男人的媽媽自甩巴掌，頭撞牆壁，全家衝上去架開她。父親後來內疚不已，把家中的房屋便宜出租出去，還造橋鋪路做了許多好事，想讓媽媽積一些陰德，藉由神祇的力量讓她不要精神崩潰。

這故事好離奇，聽得我一愣一愣不知該說些什麼好，加上我之前爲了租房子，與房東之間有些齟齬，聽到有職業房東因爲出租房子而中邪，我突然覺得有點高興，不知道這樣子幸災樂禍是不是很過分。

鋼鐵男子騎車走了，我騎腳踏車離去時想了許久，突然發現男子所說的故事似乎加入了某一部鬼片的情節，但我又說不清楚到底是哪一部片子。或許，人們總是認爲戲劇化的情節在現實生活中不會發生，一旦發生了，就會主觀認爲那很像電影吧。

自從認識鋼鐵男子之後，我的下班時間開始有些樂趣，我們常常聊天，或許我們都是這巨大工業都市中的小人物，但我比他更微小，有時想想自己職業的重要性，大概連螺絲都稱不上，有時我只覺得自己是灌模老舊之後溢出成型的部分，老闆賢哥的儿子阿光組裝到這種模型時都會生氣喊叫。

關於父親爲什麼會學小喇叭，我有一則故事告訴鋼鐵男子。

我的父親十五歲時加入學校的管樂隊，每天在升旗時吹奏國歌，那時他被指派吹法國號，有一次有個專長小喇叭的團員轉學退社，所以父親就被老師派去吹小喇叭。我的父親很有音樂天分，兩種樂器都吹得不錯，但這反而讓他困擾，大部分業餘學習管樂的人都只能專精一種，但是我的父親



竟然能夠學會兩種。

那時，他正在疑惑自己人生的方向時，有一天，他便意很急，去一間公共廁所，正當自己要離去時，突然聽到一聲。

「噗——叭——」

如果是常人，一定會以為那是放屁，但我父親每天都和樂器相處，那音質他聽得清清楚楚，那絕對是小喇叭的音質，一定是某個人中氣不足時對嘴吹出的小喇叭聲。

「是誰，裝神弄鬼！」父親大吼問著，隨後把每間廁所門踢開，但這間公共廁所內一個人都沒有。

我父親看著空盪的廁所呆滯了好久好久，這彷彿是個啓示，說明了這是「老天的選擇」，我的父親就是這樣才選擇小喇叭，並且終生在朋友間以大高雄區第一小喇叭手的稱號自豪。

但是一直到很多年以後，他才發現那個公共廁所附近，是一間學校的管樂隊學生練習處，學長會命令進度不夠的學弟去公共廁所邊練習，用以當作懲罰，那天我的父親驚訝大叫時，應該把一位倒楣的學生給嚇到屁滾尿流地逃跑。

「老天的選擇」這件事，到底是真的，還是假的？其實我父親也弄不明白，他便對我說，遵循自己的心就是了。

男人聽了我父親當年的故事，感嘆著當年自己的人生沒有什麼選擇。他大學按照分數填志願讀到昆蟲系，晚上常去菜市場抓蟑螂來做實驗，要做蟑螂的解剖，把蟑螂的腹部神經、腸胃給清理出來，再釘上小鋼針，做成一個標本。

「不噁心嗎？」我一臉噁心害怕地問起鋼鐵男子，他聳聳肩說：「當你專注時，根本不會有別的感覺，不然你想，男的婦產科醫生怎麼辦？」

鋼鐵男子因為找不到人生方向，所以讀昆蟲系時不太認真。那年寒流，連高雄都溫度低到不到十度，市場的蟑螂都躲起來休息，他抓不到只好先去抓螞蟻，沒想到寒流時，螞蟻都變成了慢動

作，彷彿卡通定格似的一步步移動著，他一邊抓那些黑棘蟻一邊忍不住笑出來，因為他自己也被冷成了慢動作。不過，愈是觀察螞蟻，讓他內心愈沮喪，因為工蟻爲了服務蟻后，沒有自己的心思，終生勞動到死。鋼鐵男子不想讓自己活得像個螞蟻。可是昆蟲系畢業之後他找不到好工作，男子被介紹到親戚的朋友的拜把兄弟家的螺絲廠工作，工作內容就是照顧螺絲機台，眼睛盯著成千上萬的螺絲不斷從機器之中被吐出，在其中挑出沒有打出一字或是十字頭的部分。

岡山的螺絲廠供應著全世界許多航太設施的螺絲，是與全世界充滿關聯的產業。然而對於男子而言，他只是盯著機台不斷吐出螺絲的工人，感覺不到什麼全世界。

直到有一天，環保局的稽查人員上門來，要抓違規排放污水，男子也沒想什麼，依舊低頭工作，但沒想到工廠被抓到排放重金屬污水，公司被勒令停業一年。

在沒工作的這段時間，他好奇地想知道讓自己失去工作的排水管道到底埋到哪裡去，於是跟著那些被舉發的暗管前進，走了一段路到了阿公店溪時，他傻住了，看到溪流變成黑色，黑色之中又露出了紅色、橘色，想必是有人又偷排污水，鋼鐵男子沒想到自己做的工作竟然會這麼污染。走在阿公店溪旁，他看著遠處竟然還有稻田、菜田，如果種出來的作物有重金屬，被人吃下去怎麼辦。

這是鋼鐵男子第一次感覺到身爲一個人類的髒污與可惡，他失神地沿著溪流走了好久好久，那晚，他突然覺得身體變得好冷，冷得好像被金屬的怨靈寄生，他躲在床上裹了幾層棉被卻還是一直發抖，他只好把自己用力地裹捲起，裹成了一個螺絲，他被送入生產線，頭被打入了十字，成爲了一只廉價的十字木螺絲。

前老闆索性解散公司，另外再成立了一間新公司繼續營業，打電話來問他要不要回去做工作，把鋼鐵男子從變成螺絲的夢中驚醒，他接起電話聽完之後，不用想就回絕。

他不想再寒冷下去，想找一個炎熱的工作，可以讓自己感覺活著，不再那麼寒冷。於是他選擇了鋼鐵廠，在煉爐旁邊看著岩漿一樣的鋼鐵逐漸成形，透過足以致命的炎熱，感覺自己每分每秒還活著。

聽完男人的故事，我感覺到內心激動澎湃，看著男人騎著車離去後，我開始熱淚盈眶，我也正在尋找生命的意義，存在的意義。

所以這天回到家後，我也試著在棉被裡，把自己裹成了一個廉價的木螺絲釘。

男人出現到了第十次之後，我們常常在門外聊到半夜兩點。或許我們都太相似了，關於活著的這話題，我們愈聊愈深，雖然他大我許多歲，但我深深覺得，或許他是對的人。

「我們這麼聊得來，也許可以更進一步交往看看。」那天我如此說著，但男人聽了卻面露擔心，不發一語思索了許久，才喃喃說起，「這樣真的可以嗎？」

「就算你結婚了也沒關係。」我一說完，男人的臉突然變了，那充滿自信說故事的臉龐突然萎縮得像個拾荒阿嬤手中捏皺的爛塑膠袋，我知道他正在深思與我交往的可能性。

我關上鐵門，離去之前在他臉頰親吻一下。看著他騎車在都市中成為剪影一般的離去，這背影深深印在我心中。我突然想起了父親，鋼鐵男子再大十二歲就是我父親的年紀，會不會其實我對他有所感受，是因為想念父親的關係？

只是鋼鐵男子不再出現，每每下班時段，我都在門外多等十分鐘。他愈不出現，我就更加胡思亂想，他是否憂慮著我的出身，因為他知道我家庭的狀態，她會不會嫌棄我這種人呢？一個在都市之中什麼都沒有的女人，努力妝扮自己以擁有一個維生的工作。他會不會猜想，我哪一天也被蘇聯衛星的射線打中，所以害怕捲入國際之中的紛爭？

男人消失的這段時間之內，是我人生之中想像力頻道的開關被一次全開的時間，我才了解想像力是故事的起源，我已經把全部的眼前看到的DVD片中的大綱，與男子和我的故事套過一輪，讓故事在腦中各自發展，我與男子來到了迪士尼，練了武功，在哈利波特的九又四分之三月台等車，我才明白原來想像力在猜疑的女人心永遠沒有終點。

直到有一天，我正在關廁所的燈，男子在半掩的鐵門還片孔留下一片光碟片就離開，我奔跑



出去，卻只看到他的騎車背影，我趕緊回頭看，那是一片要借還的韓劇外殼，我趕緊打開裡面的DVD來看，我還以為他會藉著這片DVD之中的內容和我溝通，以為這會是他對著我一字一句留言，但是DVD播放一看，只是臺灣各地的風景寫真，最後停在了旗津的夕陽，一艘渡輪開過去，在圓圓的夕陽前成了剪影。

我以為這會是超於想像的故事，但只是一片風景DVD？但是仔細想想，我想像的那些東西根本不可能出現，然而他為何要這樣？

我不願意再想，隔了一天我打電話去他們公司，公司說沒有這個人，我打開抽屜，看到一張法律事務所員工的名片，我冒充是某某法律事務所的成員，要查詢這個人是不是與工業污染有所關聯，職員一聽猜想是他檢舉了公司，便慎重地說要替我查詢，隨即查到一人和鋼鐵男子同名，但他不是冶煉部門的員工，只是個清潔工，已婚有一個小孩，值晚班的清潔時間，他在上週離職，原因是因為小孩生了罕病要去臺北就醫，索性北上依親。

我起先呆滯了一會，隨後凝過神來，問為什麼他們要借這麼多DVD，人事成員不耐地說，晚班清潔工有時要待工，無聊時大家在休息室看片，你管他們租了什麼片，難道要來抓著作權？

我掛上電話，突然陷入詭異感覺，男人為什麼要騙我呢？原來他已婚，話說回來，我有說過就算已婚我也不計較，但我又想，或許我的說法太超越常理了，超於常理的事情往往令人擔憂害怕，男人會不會因此以為我要仙人跳呢。男人的孩子生了重病，一定非常煎熬，對他來說，與我說故事，或許是他人生之中目前唯一的娛樂。當他以為我要仙人跳，就放棄與我在夜間聊天，在每個凌晨的故事中出軌。

這讓我深思，這些來租片的人想要一個好看的「故事」，但其實他們不知道，他們想要租的是「情感波動」，或哭、或笑、或激動、或恐懼，經過這些情感的波動之後，去沖洗、去淡化規律又無聊的工廠、辦公室的上班記憶。我想著，我們DVD出租店的工作偏重下班時段，就是為了這些人所需要的故事而存在，而我和鋼鐵男子彼此成了彼此短暫的情感波動，也可以說是一段娛樂。如此想著

心情便好過了一些，既然也被娛樂了，就不算太吃虧。

我的生活回到常軌，只是有時拉起鐵門要關門時，還期待著一台野狼的到來，我想等他來歸還那片韓劇殼之中的DVD，想問他為何要如此騙我？直到有天關門之前，一位要還片的男生匆匆忙忙要來還個卡通片，我如常地用嬌嗔的語氣問起：「故事好看嗎？」男生趕緊湊上我面前說了一串故事後離去，我聽得一愣一愣，回到店內掃描了DVD殼上的條碼，才發現原來這片DVD是快要遲還，將要被罰錢。

我放了DVD快轉，發現故事和男人說的都不一樣。我想了想，其實這男生只是怕遲還片，根本沒看完DVD，只是想要和我說話，便說出了大綱之外都沒有的劇情。

我這下才終於理解，每個男人都有即時說故事給女人聽的天分，其實那正是說謊的本質，如此而已。

我在十多年前的《龍兄虎弟》之中，看見張雨生在節目中介紹自己的歌曲，看著看著讓我覺得唏噓感傷。隨後進入單歌時間，我終於看到了我的父親，父親在樂隊之中舉起小喇叭演奏，當時的江蕙正在婉約唱著：「我沒醉——」父親這一組樂手的鏡頭只有兩秒鐘，隨後切回江蕙的臉，哀怨地叫大家不要同情她。

我想著，如果我是導播，我只想拍江蕙，在樂隊中不起眼的小喇叭手誰想拍啊，一群人都梳油頭穿著白西裝，看起來像是生產線製造出來的人偶，我想起鋼鐵男子說的，那些在阿公店溪旁生產出的螺絲釘。

我把電視關掉，噤一聲。轉頭到陽台去，儘管入夜了，這城市依舊沒睡，車流不息，許多人四處奔走，他們的故事各自發生搬演，我的也是，只是我與鋼鐵男子的故事結尾平淡地令我生厭，卻又讓我有些感傷，每每看電影，都希望故事愈離奇愈好看，但一旦發生在自己身上時，只想要那些故事中的樂趣，卻不想要那些苦楚。

雖然說未知結局其實是一種樂趣，但如果是自己，便又是不同的想法。還好我並非喜歡歐洲電影悲傷結尾的人，我認為人生必然需要一些希望，悲傷的故事若最後一顆鏡頭結在城市的夜景，這個城市便會給人負面的感覺，我不想對我生活的都市這樣，我打算讓自己活得快樂一點。

於是在 DVD 店流利地收起客人的 DVD，整齊排列，歸檔清點。收店之前，儘管我眨著眼打著呵欠，還是專心地補完妝讓自己看來不累，望著外頭那位戴著黑框眼鏡的男孩，緩緩走過來要還片。

「這 DVD 裡說些什麼故事啊？」

我略帶著嬌嗔口音對男孩眨眨眼問著，男孩興奮地看著我上了眼妝的雙眼，搽上粉而顯得粉紅的韓系雙頰，男孩眼神充滿了光彩，像是準備打開水龍頭似的張口欲講。

而我全神貫注，眯著長長假睫毛的眼，撐著下巴，在這周而復始的夜裡，微笑地等待著。





## 張龔青

### 〉 作者簡介

我本來學農，後來學設計，再後來學傳播，再後來去山裡服務，現在寫劇本以及各種文體。平常的娛樂是走路看動物，看鳥巢或是泥鰍，如果可以，白天會看雲，晚上看星星。

### 〉 得獎感言

關於高雄我有很多回憶，二〇〇〇年時從屏東騎車去西子灣看煙火，結果原來煙火放在山後面，我們什麼都沒看到，然後幾千台摩托車塞在廣場上兩個小時動彈不得，吃了很多很多的廢氣（之後好幾年都不喜歡看煙火）。後來的我去了臺南讀書，那時高雄車站還有車站花園，二〇〇三年要去駁二畢業展，結果遇到 SARS，畢業展取消了，我在開會結束回程的路上覺得有些感傷。去年，我搭捷運到旗津去吃了烤魷魚，看著渡輪開來開去覺得很奇妙，好像變了很多，又好像沒什麼變，我邊吃魷魚邊想，我會有這種感覺，不知道是因為我變老很多的緣故，還是那隻魷魚少了一隻腳的關係。

評語  
周芬伶

巧妙結合小說的虛構性與電影的虛幻性，演化一場虛虛實實的人生。結構層層套套而不亂，藉在DVD出租店的女孩的視角，介入他人的故事，或他人侵入自己的故事，鋼鐵男子的設計既能表達在地性與生態議題，又不顯突兀，他們若有似無的愛情，既說明了人生在故事中，又說明了娛樂與被娛樂的現代人愛情的荒涼。作者說故事的魅力完全在後設的技法中顯現，令人驚喜。